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勑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焉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

以孺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厠謂牀邊、踞牀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紛亂也、）而公以

此無種矣黯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也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猶稞顆小冢、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

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

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

負羈、羈、趙分怨、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
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荊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軻刺始皇、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也、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駿馬也、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寗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强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根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

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廻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

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鎭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

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
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
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
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
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
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
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
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即位溫舒上

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爲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

舊無與副至等俱十四字補之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

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
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
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
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
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
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
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
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

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
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
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
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
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
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
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
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舊無夫字脩之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雖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
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决去
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卒
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
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
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
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明下有著字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埶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

襲下有擊字

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効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

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

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强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隨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劉向新序縱巧作詭妙

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舊無日以仆滅四字補之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賢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祜舊作祐以之

舊無將字補之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効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
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
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

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
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
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
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
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
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無注字

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
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
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
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
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
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
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
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祜福也
祐助之人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祜、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擧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蹵民民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敎、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

人下有之字

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

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弊作蔽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

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也、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為

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為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奴、式

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

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

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

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

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

萬冊下

緱氏二

字補之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宏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宏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舊本石處一字補上人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厤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宏、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

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廼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鬋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舊無竹輿二字
拕之
通下有船字

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轎、竹輿車也、領、山嶺也、不通車、運轉皆擔輿也、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

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强、能難邊城、爲邊城作難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尅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尅、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為境、九

舊無民不得挾弓弩八字補之

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

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獘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

任刑戮、隳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

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所

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幷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擧。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

知調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獘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

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効也、書奏、召見、廼拜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强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毋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後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

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陛

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

之患也、今猗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穢貊、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鐵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

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謚爲孝文、廟稱大宗、至孝武皇帝、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
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
以元菟樂浪為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為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
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鬭於後、女子乘亭鄣、孤
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
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為

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厓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

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遁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至作獵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

舊無取給萬民所五字補之

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

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
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
狐菟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
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
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
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
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舊無死字補之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紂於宮中設九市也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燔

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咈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

舊無今則不然四字補之

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毀及先人、為天下咲、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侫臣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墟、故畀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淸燕之

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

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逄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